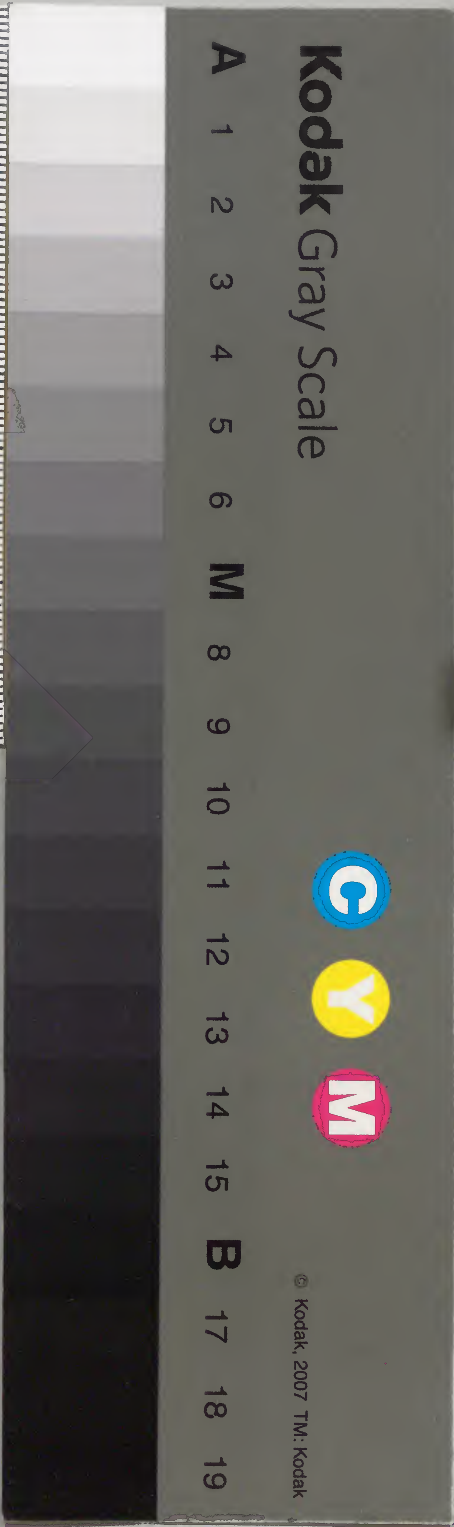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〇二六
 五九一
 七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二六
 七
 類 號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61
冊數	7 (2)
函號	316 15

列集五十五卷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五

書

與呂伯恭

往歲先判府宅窳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既欲展慰
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疏略申慰誠
計必徹聽某前此雖得一再瞻見殊未得款聽教誨
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為不及樂教導人樂
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疎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
知為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
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

淺草文庫

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游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為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游者皆不為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

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與呂子約

學者之病隨其氣質千種萬態何可勝窮至於各能自知能用力處其致則一唐虞三代盛時邪說詖行不作民生其間漸於聖人之化自無昏塞之氣乖薄之質其遷善遠罪之處不謀同方雖然自下升高積小致大縱令不跌不止猶當次第而進便欲無過夫豈易有以夫子之天縱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顏子之粹而猶

若是有如有所立卓爾之地竭其才而未能進此豈可
遽言乎然開端發足不可不謹養正涉邪則當早辨
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誰得而禦之
今之學者氣不至甚塞質不至甚薄鄉善之志號為
篤切鞭勉已至循省已熟乃日困於茫然之地而無
所至止是豈非其志有所陷學有所蔽而然耶臨深
履冰此古人實處浴沂之詠曲肱陋巷之樂與此不
相悖違豈今之學失其正無所至止謬生疑懼浪為
艱難者所可同日道哉二書皆言近實似知其病考
其要歸乃非實省但循此轍恐成坐玩歲月終無近

實時耳愚見如此若謂不然後便幸有以見教

與戴少望

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
問諄諄時竭愚心辱以為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
左右別既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嫠女宿留龍窟
卧病與凡航川輿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
向意為學而新功殊未蒙有以見教者何耶起居食
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顏色之間當有日明日充之
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為善學古人之多多
形容詠嘆者固皆吾分內然戕賊陷溺之未免則亦

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曰未見其止易知
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然哉
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
告教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
始燃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乍明乍滅乍流
乍窒則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耶任重
道遠緊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與舒西美

某時下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益恨不得吐
露以求教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

如前日今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為知學耳實未必知
學號為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
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
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
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也人孰無心道
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
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
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
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

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為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間關既而感發端的臨別時曾略箴其自喜過當既過暨陽便悔所以箴之者適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尊兄朴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賊之處特達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為不知

學為無志而已矣

與高應朝

比得書知為學進進甚喜為學不當無日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苟立保養不替自然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應朝既自知資質偏駁不廢磨礪亦復何憂亦復誰禦然當知染習未盡大體實不得為無傷也未及作子約書寫至此思子約書中有宜於靜未宜於動之說此甚不可動靜豈有二心既未宜於動則所謂宜於靜者亦未宜也先作

應之書不及此成之到此講切曲折却具應之書中
大抵學者各倚其資質聞見病狀雖復多端要為戕
賊其本心則一而已作書多不能詳要之詳亦未必
有益苟有根本自能不懈怠不倦與同志切磋亦何
患不進學如顏子猶曰未見其止惟益勉之

與楊敬仲

此心之良戕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
自省誰實為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為仁由已聖人
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於無間亦分內事耳然懈怠
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廢

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孟几杖
之銘成湯猶賴之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
之功其可已乎承喻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
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
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
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
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
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
歸則將有顛頓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
久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
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之久為積習所乘覺其非而
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
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頻復所以
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而後獲也若於此別生
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
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艱屯之意豈
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與項平甫

孟子握苗一段大槩治助長之病真能不忘亦不必
引用耘苗凡此皆好論辭語之病然此等不講明終
是為心之累一處不穩當他時引起無限疑惑凡此
皆是英爽能作文好議論者多有此病若是朴拙之
人此病自少所以剛毅木訥近仁而曾子之魯乃能
傳夫子之道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
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只說得勿忘兩字所
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與舒元賓

得書開讀殊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

本非外樂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
聖賢之形容詠歎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
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
於縈迴迂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着力處
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與徐子宜

某無能連黜銓寺今始以免試擬隆興靖安簿六年
闕去家四百里又離侍下欲急歸文字但託淳叟取
比來所得朋舊多好氣質講切端的亦自覺稍進兄
為學必日新恨不證於兄也端卿蕃叟成之淳叟諸

公自相講切皆自謂有益某觀之甚不謂然諸公雖
各不同然學失其正一也嘗論其說均為邪說其行
均為詖行淳叟最先知過成之相信甚篤然蒙滯竟
未開明端卿力戰大屈而後有省蕃叟相見始恐懼
而又不能翻然見李叔潤與之言惡俗交戕之處滋
然流涕感激良深自此亦可以為學第恨相處不久
耳此心之良人所均有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流浪展轉戕賊陷溺之端不可勝窮最大害事名為
講學其實乃物欲之大者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
質之懿者乃使之困心疲力而小人乃以濟惡行私

兄質性篤厚行已有耻不至有是然近來講學大率病此不敢不相告劉伯正嘗相聚否聞其莊整迺是有進不及作書煩為致意天民重困猶昔皆聞見駁雜之弊近嘗苦口與言稍能自反應之亦復荒唐今此相聚相教志嚮却篤知非甚明有可喜者亦可為天民慶也端木君舉象先益之諸兄時相聚否蔡行之何以不來參部彭子復戴少望皆安在為况如何前年得少望書復書頗切磋之不知其書曾達否兄講下多秀異否劉司業在江西民甚賴之以與同官不協得綿州去矣便中特此奉記室餘祝為吾道自

重

二
婺女之行道經上饒往往聞說其守令無狀與臨川大不相遠既而聞景明劾罷上饒南康二守方喜今時監司乃能有此差強人意劉文潛作漕江西光前絕後至其帥湖廣乃遠不如在江西時人才之難如此某人始至人甚望之舊聞先兄稱其議論意其必不碌碌乃大不然明不足以得事之實而姦黠得以肆其巧公不足以遂其所知而權勢得以為之制自用之果反害正理正士見疑忠言不入護吏而疾民

陽若不任吏而實陰爲所賣姦猾之謀無不得逞賄
賂所在無不如志聞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僞文
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
戶樞胥輩窺之審玩之熟爲日久矣所欲爲者如取
如携不見有毫髮畏憚之意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
而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
頰飲恨吞聲而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而尤
熾於今日公人之所從得志本在官人不才然向者
那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意官
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

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尚籍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
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
陶冶沉涵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爲
之羽翼爲之干城沮正抹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
侮陰助其瀾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
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
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材術不足以
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外之驅迫流徇
者亦不少矣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爲善者猶持杯水
救車薪之火也然持杯水者常少而抱薪者常多其

竊有區區之說以為可以絕薪而致水要在於不厭
詳復不忽卑近相與就實以講求至理研覈其實毋
遽以大意粗說蓋之則至理可明詖說可破至理明
詖說破則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無不可為者君心
國論亦有致力處豈直州縣官吏間哉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民為大社稷
次之君為輕民為邦本得乎丘民為天子此大義正
理也今縣家親民撫字之職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
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
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巷田畝之情者

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絕之
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絕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
威衆使之吞聲歛衽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
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
相為相役而共享其利者

與趙子直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汗吏黠胥頗亦歛戢鄉
來懷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
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
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

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比
嘗攷究此等頗得其方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攷要須
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
所謂一堵墻百堵調撫之秋輸鄉者病於加合之無
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
鼎者議革其弊以為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
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
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
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
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

姓皆訴斛面太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輒
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為解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
兩斛納三斛已是筭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
斛面者又在此外尅歛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
有不為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正之
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穫損折者已十
三四今未穫者尚多已穫者亦未得春造苗限自當
有展而州縣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著令以納月
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穀折糯侵民之直至於再
倍其在今歲尤為可念列具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

觀之亦庶幾一堵墻百堵調者世儒耻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耻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爲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蹶邦本病國脉無復爲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麗而諸公皆議其不密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爲無疵語有失言

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胥吏見之

與辛幼安

輒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爲容姦廋慝之地而飾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資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爲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

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遏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故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

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姦廋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為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

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爲之困
圖爲之械繫爲之鞭箠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爲非去
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
暴使上之德意布宣于下而無所壅底今天子愛
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
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成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
間貪饕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
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
膏血頭會箕歛槌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飫咆哮其
上巧爲文書轉移出沒以欺上府操其奇贏與上府

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劫於
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劫於庭廡械繫之
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質妻鬻
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于上上
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
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爲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
有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誕謾
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
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真承宣撫字之地
乃復轉而爲豺狼蝎蠹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

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
泛言寬仁之說以逆蔽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
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
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為辭此尤不可不辯今日
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
計省者誠能推支費浮衍之由察收斂滲漏之處深
求節約檢尼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
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為大善若未能為此則亦誠深
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
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

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
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
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
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為例民
亦視以為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為
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
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
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
旁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
方且託應辦之名為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

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
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為應辦則同而其賦取
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為
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
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
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
識執事以為如何今江西緊安撫修撰是頼願無搖
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
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
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卷之五終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書

與傅全美

比領教劄禮意謙勤感佩固深然非所以望於左右
者繼此凡有可以警誨幸無愛言仙里年來向學者
甚衆風習可尚正頼長者不憚告教使後生晚學得
知前輩風采謙冲就實無徒長虛誕使他日反指向
學者以為戒幸甚

二

南城朋舊至此未嘗不詢動靜比來於包顯道處尤

知其詳竊聞嘗以追惟往事自咎過深至於成疾此殆失於講究用心之過也古之學者本非為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為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為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豈為人哉一聞為仁由己之言請問其目不少後既得視聽言動之目請事斯語不少遜某竊嘗謂若顏子者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聖人所貴於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也今訟其過而至於

消沮摧縮奪其志氣而蝕其神明則亦非聖人訟過之旨矣鈞是人也雖愚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強困學可使必至於知勉行可使必至於安聖人不我欺也於是而曰我不能其為自棄也果矣常人自有是皆可責也若夫質之過人者而至於有是是豈得而道其責哉今如全美之穎悟俊偉蓋造物者之所嗇而時一見焉者也聞見該洽詞藻瞻蔚乃其餘事公方之操闡達之度交游推服聞者莫不敬仰又謙謙若不足片言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出樂推先焉此人所難能而全美優為之古人之學非全美之望

而誰望若乃比者致疾之故則又殆於不能自拔者矣由前之責非全美之責而誰責不肖之人悖逆犯上死有餘罪而何敢見其靈響今全美乃悔其初不有以厭不肖者之欲而以致彼之死為已罪則亦惑矣夫厭不肖者之欲以遂其悖逆之謀繩以春秋之法不免於首惡矣惠姦獎逆以細人之姑息為美行以全美之明豈得不知此之為非是而反悔其既往之不為邪崇之說稍剛正者不得而行焉而全美乃惑之乎是殆生於悔所不當悔而侵尋以溺於是耳夫以不為細人之姑息以惠姦獎逆為悔以死有餘

罪之鬼決不敢見其靈響者為崇則全美之不能自拔甚矣夫不能自拔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所不當悔惑其所不當惑其理既明願速更之母遲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於改而徒追咎懊悔者非某之所聞也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者今邪正是非之理既已昭白豈可安於所惑恬於所溺而緩於適正也哉今人所患在於以已為是歸非

他人雖有顯過猶悍然自遂未嘗略有自咎自責之意今全美於所不當自咎者尚以自咎於所不當自責者尚以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千萬也今豈不能於所當改者而勇改之願益勵學不為人之志勉致為仁由己之實思顏子之大勇奮然自拔蕩滌摧傷湮沒之意不使有毫毛得以宿留於庭宇光芒所射豈止在牛斗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則吾道有望

與傅子淵

三復來書義利之辯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為易曉故躡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從事而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警書尾善則速遷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

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
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
易矣愚見如此子淵以為何如

二

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
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蓋
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
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
可盡當遲面剖

三

日遲從者之來想失賢郎家事未易區處建昌問學
者雖多亦多繆妄近符生叙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
談此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恠獨恠其敢爾恣肆無忌
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鐫鑿往往累人事
揚朱則鈍置楊朱事墨翟則鈍置墨翟不明者往往
歸咎其師不知其為師者亦誠冤也此等固不足道

然義亦不當容其恣肆耳吾子淵不得不任其責

與傳聖謨

不假推尋擬度之說殆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
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為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為
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為
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為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
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為非道邪謂即身是道
則是有身者皆為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
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
窶不能不為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如不厭憂之

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
樂肘見纓絕不以為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
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岩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
也夫子絕糧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
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箒乃在垂
死而從容如此貧孰與死而云為累無乃未得為聞
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
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為道之蔽而然乎

二

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

省錄聖謨誠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病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鹵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來書之意則幾於陋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顏淵問爲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揚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爲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汨沒聖謨乎

三

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得其正旣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

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二人居荆揚一人聞南海之富象犀其志欲往一人聞京華之美風教其志欲往則他日之問途啓行窮日之力者所鄉已分於此時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冥迷渺茫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駁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抵成惑亂此一節又不與其志來書意識之說天地相似之問皆坐此也讀書須是章句分斷方可尋其意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易

繫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章取義難以商確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略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盡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溟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爲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真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却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疑與合致疑者兩處不相淆雜學問自得要領不爲泛然無端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

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
聞見之陋條貫統紀之未明故某前數書多每處解
釋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聰明夫豈少此蓋亦漸於陋
習膠於謬說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
見之陋從頭據實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
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為芻狗耳發諸書畢後寫此
書體倦殊草率試罷能一來乎

與包詳道

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
二塗總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

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乖爭陵犯汙穢邪淫之行
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為之此所謂
行之不肖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為有所不忍為有所
不肯為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為之雖未能必
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日履之間蓋與向所謂不
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
為愚矣謂不肖者為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
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意慧巧習技藝則易能
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
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

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詣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傳會之巧亦足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辯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於慧巧者之所辯渾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怵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丘開之赴水火

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厭飫於其間尚患是非之莫辯邪正之莫分亂真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為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况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說驚於詭譎恠誕之辭則其顛頓狼狽之狀可勝

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
不指汙沱為滄海謂丘垤為嵩華况又雜之以不正
之言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
必明者而後知其繆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
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
謂行之賢者也然某之竊所憂者蓋以其氣之不得
為清而心之不得為智聞見之不博而漸習之未洪
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
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間而不在於道術
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殫力於

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驚而愈遠也詳道始至
此其說蓋甚恠然某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朴非能自
為此恠說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擊壤之謠中林肅
肅之行未必不優為之也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恠說
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恠
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通疏
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
於風波荆棘陷穽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
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於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
免於此耶今詳道日履之間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

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况昏鈍者豈可緊用心耶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幾先嘗說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却胸襟曉了儘不狂妄其疇昔之所患在於狗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於繆戾也

二

承諭為學日益良愜所望鄉來清濁智愚之說願無棄鄙言時一閱之或有所啓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爰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技節耳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活矣

三

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為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講常人之病多在於黠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

附託以售其姦或訛侮以逞其意皆黠之病也求諸癡者固無是矣然眩於所聽而不明乎擇苟於所墮而不審于思覬覦於非所得僭妄於非所能至失常犯分貽笑召侮則癡之為病又可勝言哉詳道之病想已自知其大槩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庶幾其可瘳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癡自若也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某代言必曰僅能自知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四

為學日進尤以為喜詳道天質淳真但不為夸詐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况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相過當叩所得某年來氣血殊憊頗務養息然亦不遂所志五月來教授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數日尤加強可喜家間聚指之衆尊幼中不能不時有疾病令人動念耳其貧窘又益甚幸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諸公書開益良多第倦甚作復不能宣究所懷要之

紙筆所傳豈如面承也

五

垂諭新工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已於人皆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徤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為如何

六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為學工夫大抵以為朝

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排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為說用相切磋殆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着實但是虛意駕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他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

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
與敏道書則一截敘述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
要尋方略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嘗
至此間言之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
自就身已着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閑議論
實無益於已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知此等說話
是閑議論方有就已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
事

七

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

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
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
相掩今亦不及作渠書或相聚得以此書示之為幸
某未得差勅未及入城聞子淵欲來及今為一來尤
佳

與包顯道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
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某今歲與朋友讀書滋瀾在
敝居之南五里許密邇毛坊大路諸况明甫必能言
之寫至此方記得曾與顯道一到其下議事來但當

時未有滋瀨之名耳

二

得曹立之書云晦菴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南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其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某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須相聚時稍減其性近却不曾通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楊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立之所報殆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恠矣

與包敏道

昆仲為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為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儻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安能有進徒取折傷困吝而已

二

小家兄疾嗽驟作殊令人驚今幸安愈滋蘭朋友相聚為况不減疇昔元明綜家務時到槐堂亦不甚得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沒差強人意但恐久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

及作亦是事多世昌教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
疊疊不厭就中春弟伎倆充進制子四月間來滋蘭
住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棊春弟頗不能
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棊甚進春弟又少
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逢子常出讀書
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遇事愈有力今已
如館矣試罷能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
尚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書詞亦尚虛驕未甚
穩實履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得罪於履得罪
於謙難以言復矣

三

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穩
未能不以爲憂及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
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竟退讓
安詳之人自然識羞處多今爲學不長進未爲大患
因其銳進而至於狂妄不識羞則爲惑深而爲累大
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
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
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救見詳道說欲
得回字凌遽遣此承秋涼有肯顧之意儻不差遲當

得面叩也

四

敏道之歸諸書悉未及復幾來督過貴溪柱店桂氏一族甚盛皆尊尚禮法往年新闢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堂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詣仙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其來歲携二子滋瀾其上渠家書院密邇應天顯道肯來亦可時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有高弟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為向來澆薄乖戾

之氣頓無自非深懲痛省何以至此屢加歎賞雖姪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斲固然之理也

與吳伯顒

比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若着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反有倦志不能進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遽責蓋此事論到着實處極是苦澁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却儘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磋皆輒望風畏怯不肯近前每每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閑話以為有益及至被人指摘即有垂頭闔耳之狀近日

雖稍鮮蘇終是不能奮拔近見其資庸腐亦但涵養之耳俟其更捷乃堪爐錘也此於八哥亦未足深訝如四哥但未曾到此間耳遇着真實朋友切磋之間實有苦澁處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與吳仲詩

鄉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於故書中忽得之其文信美今錄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后山文却是好時文秀才觀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氣格卑小研覈事情處却甚謹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處似不甚

知其實然其說大綱亦好謾錄去曾南豐論將二篇以見它蹈襲分明處亦可以見曾之議論自然與他別處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場屋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覈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直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謾作公案事實我却自出精神與他披判不要與他牽絆我却會幹旋運用得他方始是自己胸襟途間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逐一自題評研覈庶幾觀心人

象山全集卷之六
之文自有所發所看之文所討論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曉得血脉則為可佳若胸襟如此縱不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鹵莽而多者

與吳叔有

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發甚盛但當時以信向之篤心誠感通如草木遇春而生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固少緩爐錘則所感密消唯存虛氣而實皆舊習

矣臨歸數日頗知其首尾知處雖大與舊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乍昏乍明未必能日新也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即今奮拔乃是即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明其智苟明則前日所為亦能自知首尾故寫此以為驗爾切不可強附會吾言信至但款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來力辨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却是自家更無主人何以為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彩却須且放下此信整冠肅容自振迅精神從實端的自省須要清健明白却再取此信觀之有不合處不可強合須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精思熟考寫來辨之乃善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六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七

書

與勾熙載

初聞臺評相及固已恠駭然其餘二三人又頗當人心亟欲一見全文以覈厥旨及得而觀之亦良可笑如論吳洪王恕人亦孰以為非然吳洪章中乃為唐仲友雪屈波及朱元晦謂以洪醞釀竟成大獄致仲友以曖昧去議者寃之此尤可笑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得患失之人同其欣戚於一陞黜之間哉顧所深念者道之消

長治亂攸分羣徒比周至理鬱塞遏絕齊語楚咻盈
庭聚蚊成雷明主孤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
之賢者亦加少為多臨深為高耳揆之古人豈能無
愧息肩王事一意自省尚友方冊勉所未至則是悠
悠者蓋有負於國有負於民有負於公道而獨無負
於我矣向日解舟不得面別乘便寓此臨風依然

與彭子壽

垂示所疑尤見撝謙之德聖賢教人固句句實頭但
不可專指操存之說操則存只是孔子一句孟子引
在牛山之木常美矣一章後試取孟子全章讀之旨

意自明白血脉自流通古人實頭處今人蓋未必知
也揚子雲再下注脚便說得不是此無足恠子雲亦
未得為知道者也言固難以盡意而達之以書問尤
難蓋學之不講物未格知未至則其於聖賢之言必
未能昭晰如辯蒼素數奇耦之審也凡所引用往往
失其本旨千里附書往復動經歲時豈如會面隨問
隨答一日之間更互酬酢無不可以剖析且如來示
謂此心本體雖未嘗不存而舊習蔽錮亦未易遽去
若言雖未嘗不存則與操存捨亡之說亦不相似矣
大抵講明存養自是兩節易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孟子言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皆是聖賢教人使之知有講學豈有一句不實頭今講學之路未通而以己意附會往訓立為成說則恐反成心之蠹賊道之榛棘日復一日而不見其進志與事乖說與行違首尾衡決本末舛逆未可歸之稟賦罪其懈怠也

與邵中孚

所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朴茂立志堅篤故能

如此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汨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獲陷窅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窒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誥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

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
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
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
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
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
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
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臯陶益稷大禹謨
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
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聞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與顏子堅

向在八石時當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曾用節父諸
人推轂遂變儒服端謂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
蒙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啓追念疇昔爲之慨然乃
知高明終當遠到豈遽不能明衆人所同知之過哉
承欲鄙語辭情懇至非苟然者聖哲之言布在方冊
何所不備傳註之家汗牛充棟譬之藥籠方書搜求
儲蓄殆無遺類良醫所用不必奇異唯足以愈疾而
已苟厭其常忽其賤則非求醫之本意也向來不求
名聲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辨子
細向脚跟下點檢豈能自謾日新歸山草草布此

與張季忠

聞元忠說友朋間唯季忠篤志不懈甚為之喜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患者有助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尚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强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季忠之意忘病自少所患

有助長之病雖未加益亦自平穩况必不能不有益耶

與胥必先

近得吳伯顯書云麟之姪言必先治生甚進而學植荒落豈信然耶吾坐此三逕就荒吾之三逕如足下之六經也近有朋友裹糧千里而至者皆勤勤不相捨每念足下去我之決何人性相反如此哉吳察丁母憂足下知之否向者嘗道先文勉勵足下勤學之言想亦復置度外不復問矣士別三日刮目相觀吾猶以故意待足下則誠有罪然足下果能勉於此乎

伯顛以親愛之情於足下不能無所惜故復為此言
然在某亦可謂愚矣古人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者果如是乎繼自今願足下與改是

與朱元晦

勅局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書鄉成矣去留之
間亦可致力建請蕪類多所刪削詔旨則直錄之著
令縱有未安非被旨不得修惟諸處申陳疑似必下
本所或有不便乃可修改局中同官皆可人機仲充
相向元善以殊局近少得相款謙仲屹然特立如故
若向上事要亦難責比一再見以座客多魚鱗而至

未得達尊意俟從容當致之也淳叟事此中初傳殊
駭人聽徐覈其實乃知多小人傳會之辭要之後生
客氣如此足見無學力也近見剡章全用金谿三胥
之詞尤可笑彭仲剛子復者永嘉人為國子監丞近
亦遭論此人性質不至淳美然亦願自附於君子往
歲求言詔下越次上封言時事甚衆其辨天台事尤
力自此已有睥睨之者矣近者省場檢點試卷官以
主張道學其去取與蔣正言違異又重得罪此人
不足計但風旨如此而隱憂者少重為朝廷惜耳某對
班或尚在冬間未知能得此對否亦當居易以俟命

耳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歷亦有未得實處某往時
與立之一書其間叙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真實錄
未知尊兄曾及見否顯道雖已到劉家渠處必有此
本不然後便錄去近得家書姪輩竟未能詣前可謂
不勇矣明越諸公無在此者敬仲夏間必來赴官舒
元賓亦當赴江西漕掾其弟元英與諸葛誠之欲因
此時過此相聚尚未見來呂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
英相款稍破其執已自是之意此皆據各人自謂如
此未知果如何也元英諸公間號為日進能乎於人
者向亦曾造函丈曾記憶否令嗣伯仲令壻直卿為

學日進近更有得力者否薄遽遣此未究所欲言

與吳仲良

向蒙以或者所疑環溪通說一二端垂諭足認不鄙
大抵前輩質實不事辭語觀其書當得其意可也環
溪事親之說乃愛親之心甚篤唯恐不順乎親想其
平日常事親左右無違溫清定省服食器用之間無所
不用其至而猶恐恐然懼有一事一物之拂乎親之
心也如是而觀其言則可以得其為人矣故孟子曰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於此有以知環溪
之心惟恐不順乎親也若其辭語之病誠不能免正

所謂先生之心則善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使環溪而在必不肯固執斯言吾又將見環溪以其順親之心而順乎理舍已從人若轉圜決河幡然沛然而莫之能禦也彼呶呶者又安足以知環溪之心哉

與詹子南

得書開讀甚慰為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夫子天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未五十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從心所欲不喻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輒欲

以口耳剽竊場屋之餘習妄論聖經多見其不知量也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為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已就實深以為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辨論是非辨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李三一哥所學未久相信又篤近在此累次磨治尚未能去其故習老夫平日以此事自任與此等病人說話尚如此費力吾友如何解分析得他明白且先自治不必與人商議可也

二
去臘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反復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何時能一來至望紙筆之間終不若面言之審且盡也吾友天資淳靜若不惑於多岐不蔽於浮說則其進孰禦焉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豈外鑠哉明其本末知所先後雖由於學及其明也乃理之固有何加損於其間哉

三
學植日進甚慰馳念養大體之說就孟子上看則是

因陳辭指實而說自無病讀者得其事實亦不泥其辭說今子南未免有立說之病大抵立說則自不能無病子南是辯制乎外一語當時為此語者固未特達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古人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說蹊徑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議論辭說之累當其蔽時多不自覺及其蔽解回視前日之經營安排乃知其為陷溺耳

與陳倅

秋初供職人事衮衮殊無暇日平日疎懶成性投之

應酬之中良乖所好通訊之書曠弛不講亦惟高明
不以是督過之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
一事尤快衆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雖士大夫議論
中間不免紛紛今其是非已漸明白江東之命出於
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聖鑒昭然此尤可喜元晦雖
有毀車殺馬之說然勢恐不容不一出也近來唯是
臺綱稍振班行頗亦肅清邸報中必可以得之至於
根原處則又未易論也尤丈近去弊邑三虎亦快哉
此亦仁者之勇也豈其帥權不分乃得少展耶執事
清廟之器州縣豈能久淹然區區之私以桑梓之故

願以雞筋少助牛刀之餘刃想仁人於此亦優為而
不以為屑也尤丈極相知必能相應合免和糶一事
此間士大夫甚多之今時郡縣能以民為心者絕少
民之窮困日甚一日撫字之道棄而不講掊歛之策
日以益滋甚哉其不仁也民為邦本誠有憂國之心
肯日蹙其本而不之恤哉財賦之匱當求根本不能
檢尼吏姦猶可恕也事掊歛以病民是奚可哉近見
二三朋友舊以作縣著稱者講究州縣吏民間事甚
詳大槩論州縣不可為積欠所累凡所謂積欠者皆
有名無實徒為吏胥騷擾之端善於縣者必力請於

州逐月只納本月錢若舊欠且倚閣俟後來從容却隨時帶納縣乃可為善作郡者亦須與諸縣約截日去須每月納足本月錢不問舊欠如此則可以有實得若只管理會積欠則鄉後必和新錢乾沒但適為姦胥賄賂之端而諸縣姦貪亦得並緣以脫民必無其實也若是戶部總司來理會州縣積欠亦一切不答任他文移中如何打罵一切不視但如法從日下與催解見在合解錢米此亦是善作州縣者定說輒以稟聞或有可采某有親戚王某新知樂安縣其人極能官作事謹密有家法若任以事必有可觀前為

武寧丞諸司爭委任之趙子直趙景明皆相善試閱之李德章林叔虎必須常得造下風人必忠信乃可與語也吳廣文甚好但向時見其所接頗雜人之情偽或者未必盡知也

二

近數得尤夫書敝邑三虎已空巢穴不勝慶快得鄉人書與家書備報田畝閭巷懽呼鼓舞之狀此數人雖下邑賤胥然為蠹日久凡邑之苛征橫斂類以供其賄謝夔夔與上府之胥吏締交合黨為不可拔之勢官寺囚械之具所以禁戢姦惡彼反持之以劫脇

齊民抑絕赴愬之路肆然以濟恣飽欲是豈可縱而弗呵乎事無巨細到根抵盤互處便難整理二三賤胥至能役士大夫護之如手足之捍頭目豈不悖戾甚矣然凡為之役為之地者其人可見矣是豈可復齒於士大夫間哉近得尤夫書云救之者甚衆只此一節自有餘罪近於此間士大夫多論吏胥之害人皆知其然但所以除害之方終未容盡試耳其甚恨不得在左右少佐萬分一前嘗僭易陳愚見不知有可採用否凡事有可以下問者告以片紙疏示當逐一效愚秋苗事納已過半不知尚有可救者否見

在所納如逐日納數與盤量數須拘收得逐日文曆庶可磨算吏胥欲作弊只是要令吾無緣得知每日着實數目若其具成文曆到吾眼前者皆是已透漏數目此事想已無及是皆民之脂膏若少稽檢之或可為後圖爾大抵今時士大夫議論先看他所主有主民而議論者有主身而議論者邪正君子小人於此可以決矣今日為民之蠹者吏也民之困窮甚矣而吏日以橫議論主民者必將檢吏姦而寬民力或不得已而闕於財賦不為其上所亮則寧身受其罪若其議論主身者則必首以辦財賦為大務必假闕

乏之說以朘削民科條方略必受成於吏以吏為師
與吏為伍甚者服役於吏為國家忠計豈願此等人
多也近聞蘇宰施設極有可疑其意專欲趣辦不復
有一毫為民之心其施設往往可笑官錢想未必能
辦但徒取百姓怨詈耳幸有以申戒之某前者復渠
書已嘗寓其大意早晚更當作書直勉之欲少救今
時之弊最不宜此等議論昌熾也

與包顯道

前此朱繹之歸時正以暨姪物故方治棺歛不暇作
書此子盜汗之疾日深一日易醫更藥或暫有小效

旋又復作而前藥輒不效醫家知脉者久以為難治
然在人情不能無僥倖其復生之意一旦至此苦痛
何可言先兄不五十而棄世此子又復夭逝事不可
曉有如此者欲作一書告之晦翁偶遽甚未暇幸為
致此意近主上因進擬監司諭宰執以為當得剛
正有風采者因言章穎劉堯夫皆好自此言一出班
行間議論又少變但恐不久耳所報項平甫之言乃
明越間謬人妄說耳承舛聽訛可笑者甚多諳事覈
實乃曉此耳某對班在九月十月之間今日方審察
得書知令兄弟學植不替甚慰來人立俟遣此不多

具

二

近來朋友頗多同官中相處極好儘得盡懷逐日同官中講貫亦非向來朋友所有大抵皆事實非虛論浮說也象先得國子錄早晚卽來君舉可得郡然未得也子宜服猶未除他事非紙筆所能盡其對班在臘月或在來春未可知也

三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

人大頭旣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自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辯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唐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慊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窟宅非能自悔其陋而求歸於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反以我爲讐也然患此道不明耳道終明終行則彼亦豈能久負固哉不及作令弟書因家問全錄

此書示之乃幸

四

天下事固有易言者有難言者有易辯者有難辯者人之病有易醫者有難醫者非必不可醫為其病奇恠非如平常在表當汗在裏當下可執常方而治之耳足下所與李解元序文及諸書覽之汗顏思為一言以相藥則又有難言者然後知足下之病政所謂難醫者昨晚朝穎言及其證亦甚明但恐言之中而足下未必省則又成難醫耳請試言之足下之病得於好事凡親師友為學立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

不實宜於今而未宜於古此言甚苦甚難聽足下未必肯服義然其實是也幸毋忽而求諸道某嘗見士人試罷必各自謂得意自美其文有言其文不佳者則甚拂其意吾嘗為之說曰但可擇此人平時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惡者錄其文示之其人讀之失色喪氣不能自振則其文真佳文也如是而有不中選乃可言有司不明蓋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惡之人必不欲我試中必不欲我程文之佳今觀我文慘然索然喪氣失色則其文必佳也又有一說亦須是讐人識文字者方可為準今誠使素不說顯道而稍有

見識者讀之却未必不竊喜以為無根如此不足畏也他非面莫究

與周元忠

元忠在此雖稍久殊覺未亨通初以春伯處相喚繼以許尉事皆不得不應者及相聚時亦無汲汲如不及之意雖云有不自安處終未痛切疑而後釋屯而後解屯疑之極必有汲汲皇皇不敢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向來元忠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繩約年來此功復不如舊元忠本謂欲改其固滯介執之意反損前日之善而

固滯介執之實則未之有改但換易形模元忠自不知耳學之不進明之不足暗於大端自是已見而不聞君子之大道固其宜也所喻滿腹之疑皆未得吐若自是之意消而不自安之意長則自能盡吐其疑及屯亨疑釋則所謂滿腹者其實不多但當其不明時自膠固迷泥故多事耳相見不能決白乃以紙筆達之此亦自顛倒然事又不可槩論或恐因此省悟未可知也

以紂為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按史記微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也王子比干則但云是

紂之親戚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為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啓王子比干為帝乙之弟也紂於二人則是為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若二疏稱父子蓋伯父叔父通稱父故謂之猶子古人則通言父子也

與蘇宰

某迂愚無似特辱眷予之厚苟有可以裨補萬一敢不自竭荒邑荐飢生理日瘁舊令尹未知加意竭澤而漁誠如來意所以撫摩而使之蘇息者繫仁侯是望主上加惠幽遠注心循良當路多賢公論昭白

有如少緩催科而專一撫字宜可安意為之不至有齟齬不遂之憂某僭易以為稟

與程帥

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耀心目執事之賜偉哉詩亦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唯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

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自此
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
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
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
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
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
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幾時而篇帙
寢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之籍放棄於鼠壤
醬甕豈不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滓
之中而登諸篋櫝干霄照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

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於斗牛之間揖箕
翼以為主人壽其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寵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書

與張春卿

某僭有白事民戶秋苗斛輸斗輸斗比定法也常
理也撫之輸苗往年惟吏胥之家與官戶有勢者斛
輸斛斗輸斗若衆民戶則率二斛而輸一斛或又不
啻民甚苦之或訴之使家使家以問州家則州家之
辭曰二稅之初有留州有送使有上供州家使家有
以供用故不必多取於民今二稅悉爲上供州家有
軍糧有州用有官吏廩稍不取於民則何所取之漕

司每歲有所謂明會米州家每於民戶苗米數內每碩取五斗供之故不得而斛輸斛斗輸斗也使家無以處此遂亦縱而弗問由是取之無藝而暗合斛面等名目不可勝窮辛巳壬午間張安國爲太守有陳鼎者爲臨川知縣甚賢安國使之領納於是盡取州之軍糧州用俸米等數與漕司明會之數共會之以民戶苗數計之每碩加五斗而有餘不問官民戶與吏胥之家一切令二斛輸三斛謂之加五令官斗子上米民戶自持斛槩見請槩量不得更有斛面百姓皆大驩呼大爲民戶之利張陳旣皆滿罷後來不復

能守其法於二斛輸三斛之上又寢加斛面民益以爲困乙未丙申間趙景明爲太守某與其兄景昭爲同年進士景昭極賢舍姪又在郡齋爲館客因與景明言輸苗之害且言張安國與陳鼎知縣之法極良但後人不能守耳景明不能不惑於吏言初亦難之以爲今日州縣家之用又多於昔時某與景昭舍姪共會州家一歲之用景明懼見底蘊則又不必加五於是謂已詰吏輩令肯令人戶把斛槩矣但今日用度益廣欲更於五斗上加五升耳某與景昭商之以爲斛輸一斛五斗五升而使不得加斛面民戶自持

槩則五升之加在民戶亦所不憚於是復求減民果大悅之景明去後有不能守其法則民戶多謁諸使家求依趙刪定例令民戶自持槩盪今景明之事既遠民戶有不能記憶聞今歲輸苗者取之過者皆倍不啻而郡中又反斷民戶爭斛面者民間囂囂今幸輸納未畢願有以懲吏胥之姦少寬民力幸甚適有所聞乘便亟此布稟不暇修寒暄之敬伏幸台察

與宋漕

僭有白事金谿為邑封壤褊隘無豪商富民生產之絕出等夷者稅籍之為緡錢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

往時人煙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浸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為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為橫歛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椿之所從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為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股民之端莫

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槌骨歷髓民不聊生縱
遇循良莫能善後累有賢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
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
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却
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
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椿本末以致祈懇此在縣官特
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
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為也况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
第以其嘗託契門墻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
告某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

郡縣日窘獨吏胥屬厭耳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
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睢盱其間
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
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歛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
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為胥吏賄謝之地以重困吾
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
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益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
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
奇名異類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椿者不可悉數郡縣
月輸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

安能輸積負哉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
負輸者土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
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為上者莫若
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
識高明以為如何是間倉臺守倅皆賢有所建請有
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聞便稍亟書字有
塗注處併幸亮恕

與陳教授

敝里社倉目今固為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

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
歲則有散而無歛來歲缺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
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
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糶為二每存其
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積金谿茲歲旱處
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六分熟敝里今歲得兩偶多
凡社倉所及皆有粒米狼戾之興儻得二十緡可得
粟二千碩鄉斗於官為一千碩來歲糶一千碩存一
千碩為後年之備逐年更糶之可與社倉俱廣為無
窮之利敝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

無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
為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戶
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當春夏缺米時皆四出告
糶於他鄉之富民極可憐也此乃金谿之窮鄉今社
倉之立固已變愁嘆為謳謠矣况得平糶一倉以彌
縫其缺推廣其惠歡舞當如何耶今農民皆貧當收
獲時多不復能藏亟須糶易以給他用以解逋責使
無以糶之則價必甚賤而粟洩於米商之舟與富民
之廩來歲必重困矣前所言米價亦准鄉斗所糶之
價耳今歲之價必下於此則所得米數當加多為利

不細向來梭山家兄嘗陳五利之說於主管陳文郎
以白之倉臺尋得陳丈書謂倉臺已許可其時家兄
以鄉間無米可糶故不獲卒請某屬者亦嘗言於倉
臺但未稟幕中二丈欲望會次及之儻不以為不然
却幸見報家兄當具稟以卒所請也

二

屬奉教墨竊知平糶之議莫逆於幕中二君子之心
已遂聞於倉臺倉臺亦既惠許之矣然坐此霖霖稼
之最良者又有仆泥自萌之患若此雨不止大妨收
獲稼必重傷民必重困此策無所施矣山間今來稍

有霽色極為之喜方取紙欲以卒請白雲又復如擁
雪向之夕於是山者以為晴雲固有如此者特未可
必耳萬一仍雨不解其貽有位者之憂不細矣尚憑
諸君子之力出秋陽以廓此氛曠山林之人亦庶幾
一飽之適若得善獲必有可糴而米之多少則繼為
之請當非所靳第支錢於金谿則恐不可耳金谿素
無倉臺錢米向來陸倉以歲歛捐二千緡委輩主簿
於熟鄉糴二千碩為來歲賑濟之備次年所用不多
餘者儲於縣前倉前歲梭山所掌社倉已支八百碩
矣又邇年倉臺賑卹皆取諸此所存料亦無幾金谿

年來極窘於版帳積負前此蘇宰又重罹趙侯之困
賄謝供輸大抵誅求無藝如聞錢穀侈用頗多安得
有見錢可支藉令有之金谿負郭以西率多旱鄉惟
東西鄉稍熟政宜以責之縣家自為和糴以備來歲
近郭之用倉臺所乏者非錢也儻得徑就使臺支官
會或見錢為便錢雖難於擊挈尚可為便兌之計若
得官會則尤為順便蓋鄉間亦商旅之路可發洩也
向來社倉趙丈欲行之移文郡縣揭示衢要累月無
應之者趙丈往往以詢所善或告之以此事全在得
人苟非其人不如勿為之愈建寧社倉始於朱元晦

魏元履今誠得如陸梭山者為之乃可又耳趙丈就
令詢家兄之意尋即遣人致書家兄報書許之既而
某亦得趙丈書雖愚意尚有未安事業已行又以其
人權之可以不敗亦只復書贊成其事今秋乃再散
再歛矣適見今倉臺黃丈愛民之心不後於趙故輒
申其千一之慮以為萬一之補今幕中二君子愛民
之心不後於陳向來陳主管亦先辱梭山兄以書意
甚勤至其後梭山兄因得以平糴之法條具五利祈
於請致今倉使黃丈陳幹所復梭山兄書併往一觀
亦恐欲携呈倉使與幕中二君子也向來趙丈文移

甚簡今梭山兄并留逐時書問以為根柢陳主管書
或呈似諸賢後擲示為幸某已作稟劄達倉臺紙多
不欲更續切幸加察

與趙推

黃霸為穎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為區處曰
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
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為鳥所攫肉
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
以為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後世儒者乃以
為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

尤為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今風俗弊甚獄訟煩多吏姦為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賄為勝負獄訟之間雖有善士臨之亦未必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欲研究其實豈免用問馬參牛之智愚儒必以鈞距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曲直倒置姦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為道耶故愚儒之論害道傷治真實學者必當明辯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吉州言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

常司其權平民一抵於獄唯獄吏之所為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其詞情皆由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奏當之成雖使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詞各護其說左證疑似簿書契要無可攷據事又有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法謂之閃隔假令有二人則隔為二處三人則隔為三處不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要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據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

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姦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噉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賁其明也新司理初間甚賢繼而聞之亦無能為重輕足下尤宜謹之

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為吏所欺為吏所賣亦其勢然也吏人自食而辦公事且樂為之爭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也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人之知事實故官人欲知事實甚難官人問事於吏吏效其說必非其實然必為實形欲為實形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為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之縱不能盡亂之亦必稍亂之蓋官人純得事實非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實為難純以事實行之

為尤難

與蘇宰

賤疾去體皆庇所逮記存之及尤重悚不使君好音
尚爾遲遲何也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外之所遭有
時與命初不足為吾人重輕然君子每因是以自省
察故缺失由是而知德業由是而進屯難困頓者乃
所以成君子之美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古
人之處憂患者又豈止如門下今日所遭而已哉願
篤信此道日去其非以著其是則終來有他吉矣

二

某往時充負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而
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
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
與同官悉意論駁 朝廷清明常得寢廢編摩之事
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太官之膳尚方之賜或庶幾
者僅此可少償萬一耳

新天子即位執事者過聽又復畀之荆門某竊惟為
臣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儻尚未罹擯斥得共乃
事脫或朝臣一時建請有司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
反為民害者亦當用公心循公理為百姓條折以復

于上庶幾盡忠補過之義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承流
宣化其職任一也而令尤親於民古者即官出宰百
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矣某托庇治下每辱
眷待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陳於左右以為萬一
之助哉比者竊見省符責括民戶屯田將復賣之上
失朝廷之體下為良農之害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
監簿陳君初官江西因見臨江之新淦隆興之奉新
撫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請佃沒官絕戶田者租課甚
重罄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為姦計不復輸納徒
賄吏胥以圖苟免春夏則羣來耕獲秋冬則棄去逃

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尋及羣至時則倚衆拒捍其
強梁姦猾者如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
離死亡田復荒棄由是侵耕冒佃之訟益繁公私之
弊日積陳既被召為職事官因以此陳請欲行責括
減其租課以為如此則民必樂輸而官有實入此其
為說蓋未為甚失其初下之漕臺布之州縣施行之
間已不能如建請者之本旨遂併與係省額屯田者
一槩責括亦鹵莽矣蓋佃沒官絕戶田者或是吏胥
一時紐立租課或是農民遞互增租剗佃故有租重
之患因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拋荒或致侵耕冒佃

而公私俱受其害陳監簿之所為建請者特為此也
若係省額屯田者則與前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
比之稅田雖為加重然佃之者皆是良農老幼男女
皆能力作又諳曉耕種培灌之利便終歲竭力其間
所收往往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以自給人人自
愛其爭先輸公不肯逋負亦優於有稅田者又此等
官田皆有莊名如某所居之里則有所謂大嶺莊有
所謂精步莊詢之他處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
為元祐間宣仁垂簾之日捐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
俾以在官之田區分為莊以贍貧民籍其名數計其

頃畝定其租課使為永業今里中之老猶有能言
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寢久民又相與貿
易謂之資陪厥價與稅田相若著令亦許其承佃明
有資陪之文使之立契字輸牙稅蓋無異於稅田其
名數之著於州縣簿籍者目曰省莊計其租入則上
而計省下而郡縣皆總之曰苗屯米若干此其與遂
時沒官戶絕田產隸於常平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
年而語哉歷時既多展轉貿易佃此田者不復有當
時給佃之人目今無非資陪入戶租課之輸逋負絕
少郡縣供億所賴為多有司因陳君之請槩行責括

亦已疎矣漕臺又因有出賣之請此不審之甚者也
若沒官戶絕田產朝廷何嘗不令出賣惟其不售也
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勸民之耕且使土無曠而
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故致前數弊議者方建減租
之策乃不能因而推行之而復為出賣之說可謂失
於討論矣且官有賣田之名固自不美今固無買者
假令有買者亦必不能齊一所收之直又安能有補
於縣官之調度終亦化為烏有耳有司坐折無補之
秋毫徒使縣官負不美之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乎謀
國如此不亦疎乎若復及於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

甚矣今有屯田者無非良農入戶有資陪之價著令
有資陪之文立契有牙稅之輸租課未嘗逋負郡縣
賴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賣之則有是田者往往
僅能自給豈復能辦錢以買此田哉縱或能買是無
故而使之再出買田之價豈不困哉豈不寃哉其能
買者固不百一異時有錢以買者必兼并豪植之家
也奪良農固有熟耕之田以資兼并豪植之家而使
之流離困窮嗚寃茹痛相枕籍為溝中瘠此何策也
版曹之勘當都省之符下皆不復究其本末其事益
熾其害易滋陳君之請不過三縣省符之下計臺之

奏遂及三郡版曹勘當則又遍於一路且其施行與其建請本旨絕相背違真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失今不救又將遍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其非猶當各守其職而爭之况今未成命豈可坐糜紙札徒嚴期會滋吏姦以擾良農安視下民之困以成執事者之過計哉門下平日愛民如父母憂民如疾疢今誠為之深究其本末詳計其利病陳之上府列之計臺丐聞于朝俾寢其議以便邦計以安民心此必門下之所樂為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緣以招賄謝必不樂此諒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

苦政令之利病必不以利胥之謀而易天下之至計其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屯田者當不下三千石以中農夫食七人為率則三七二十一當二萬一千人撫萬家之邑而其良農三千戶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凜凜有破家散業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之所能忍視而不為之計者今方收穫春榆之時誠得亟為剡牘而其文書期會姑遼緩之以煩後庚之命使慮憂之偏不轉為懽心慘悽怛悍散為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畝遍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缺於供輸損於調度

決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恃愛念敢布腹
心

三

如聞徒御戒行將如郡邸豈黃堂將大行寬恤之政
以厚吾民之力為國家培固根本為萬世不拔之基
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為當世大賢
而史家載之以為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
又以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為民設也無
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
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朝廷

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斯民所當遵
而不違也違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
也為守宰者固不可以託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
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必指
簿書期會為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
妄為繆悠之說以自蓋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
理吏胥因為紊亂為長吏者難於稽考吏胥與姦民
為市使長吏無所窺尋其縱迹此所當深思精攷覈
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
簿書齊整明白吏無所容姦則姦民懼而弊事理良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民下戶畏事之人不復被擾矣若循理而治賦輸又不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為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有如文丈大鄉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為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與陽道州儼駕於方冊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志為苟免之道非某之所聞也吾人要當求師於往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八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書

與王謙仲

某違遠誨言三換歲矣區區瞻企何可云喻去冬拜手翰之辱大義煥然豈勝慰沃江鄉何幸得大賢出鎮然自朝廷而言則輕重緩急亦已舛矣明天子注倚豈其或疾執事者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前料殆無足恠獨陰氛重重殊未廓清葵藿之心不能不為大明惜之去冬不願着足鬧籃只欲休去歇去之語充非所望竊料執事此蔽未能遽解則此

行殆為私便某占籍江西以私言之亦惟恐彼人之
計有所不行也開府用何日傳聞下車十連胥慶此
非尺牘虛辭也元晦聞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德
星聚也某去夏拜書後不旬日即有仲兄子儀之喪
秋初又哭一殤子乃將為先兄子壽後者薄德鮮祐
如此舊有拙疾哀苦中大作幾至於斃臘月頓愈今
頑健復如去春時矣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
貴溪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唐僧有所謂馬祖者廬
于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中有僧瑩者為寺其
陽名曰應天寺廢久矣屋廬毀撤無餘故址埋於荆

榛良田清池沒於茅蒿彭子竭力開闢結一廬以相
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復建一草堂于其東山間
亦粗有田可耕社日後携二息偕數友朋登山盤旋
數日盡發茲山之祕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
輩所未識也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
處為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
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
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為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寔在
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鄙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
里皆尊尚儒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

役諸張實欣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爲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爲少高名之曰儲雲茲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石石澗飛瀑紫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煙出沒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摸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泂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

終日東山之崖有繙經石可憇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歇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庵其處亦勝有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有樺木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峰凡此皆舊名嘉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峰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峰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羣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縹緲如畫山形端方廉利吳越所未見有

也下見龜峰昂首躬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蓋四百
里而出於龜峰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藐
姑石琵琶諸峰峭崿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
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巖臺山僅如培
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
卑下夷曠非甚清徹嘗沒於蒼茫煙靄中矣彭世昌
去冬亦嘗至無為求見挾梭山之書聞治行之忙不
及瞻望今已息有共學耕於此矣此公志向不肯碌
碌人皆謂之狂生然其平生所為甚異流俗為私者
嘗少而為義者嘗多惜其前日不甚得從師友擇之

未精耳自此當有可望

彭世昌歸適領教翰專人荐至連奉好音慰浣何可
言喻時事一新陰氛頓釋良心之所共快繼是而無
以新之則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誠如來教前月之
雨霧霈連日山溪暴漲平野渺如湖海積年所無幸
不甚為害水落之後禾黍暢茂倍於常歲旬日更得
一雨早田十分成熟矣陂池皆有蓄水縱有秋早晚
稻亦有可救不至如去年也江西之民當藉大府之
德而望一稔矣近聞饒之浮梁負郭一寺中井泉湧

溢而地陷漂廬浮尸不可勝數水後舟行者見汨流
居民收積漂材往往如堵所敗傷不少矣如聞臨江
筠袁亦有水患大府當知其詳今風俗積壞人材積
衰郡縣積弊事力積耗民心積搖和氣積傷上虛下
竭雖得一稔未敢多慶如人形貌未改而臟氣積傷
此和扁之所憂也比日所去之蠹可謂大矣燮調康
濟政爾惟難非君臣同德洞見本末豈易言此海內
之責當有在矣願得從容以究此意不啻飢渴秋深
佳天氣當求一扣亟丈第恐前此促召亦賴遣介相
聞告以起行之日水陸所由定當前途求一見耳善

政日有所聞聞夏稅甚便於民恨未知其詳秋苗利
病想已討論甚悉為郡者只能於此二節去其害而
致其利則及物已廣矣某去冬有與宋漕劄子言金
谿月椿惜其不及施行謾錄呈倘有餘力及之幸甚
與錢伯同

不訊記曹又復逾時然蚤作晚寢渴飲飢食皆涵泳
邦君之澤尺牘疏數尚奚足言荆公英才蓋世平日
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為標的及遭逢 神廟君臣議
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獨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
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往往不

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切指為流俗於是排者
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荆
公之蔽反堅神廟信用之心故新法之行當時詆
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
日以益衆是奚足以病荆公哉祠宇隳敗為日之久
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而一新
之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
以記文下委不覺喜溢支體蓋茲事湮鬱深願自是
一發舒之遣人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即奉荅姑以此
謝緩報之罪記文尚遲旬日當成就其說馳納求教

二

居山逾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飯稻羹魚無復在陳
之厄藉苑宏矣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磔潭西有
半山磔潭不下玉淵半山可亞卧龍精舍之前兩山
迴合又自為一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
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翻濤四曰疎珠五曰冰簾
六曰雙練七曰飛雪木石自為階梯可泐以觀兩崖
有蟠松恠石却略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
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使君之德何有
窮已故亦樂為執事道之王弱翁力酣於綠尊紅妓

安能作字哉文公祠記某當併書之遲旬日納去

與楊守

鄉邦凋弊方深游釜之憂遽得賢師帥振起而撫摩之欣幸之私不在田夫野老之後矣屬者修敬數獲款晤深慰積年傾渴之懷至蒙禮遇之寵每踰涯分尤深感作抵家欲具謝尺紙以不敏因循迄今然文華日勝情實日薄此後世公患吾人相與以信義苛文非所計故不敢深以自訟諒惟高明必不以是督過之某此月七日始得東書登山九日始遂達山房金谿與饒之安仁信之貴溪為隣二境皆有盜賊之

患金谿獨不然相去跬步之間事體便相遼絕晉國之盜逃奔于秦乃今見之賢使君之效乃如此是事乃得之親見非傳聞也金谿今歲旱處亦多通縣計之可作六分孰敝居左右獨多得雨頗有粒米狼戾之興但前數日南風亦頗傷稻目今雨意甚濃此去却要速晴以便收穫萬一成績雨則又有可憂者切窺賢者用心未嘗不在於民不敢不告近日頗從倉臺需糴本為平糴一倉以輔向來趙丈所建社倉其詳教授知之得就渠索某劄子一觀幸甚

教之緒餘不勝降嘆從容平易惟理是求稽諸前古
千載一轍周道之衰民尚機巧溺意功利失其本心
將以沽名名亦終滅將以徼利利亦終亡惟其君子
終古不磨不見知於庸人而見知於識者不見容於
羣小而無愧於古人俯仰浩然進退有裕在己之貴
潤身之富輝光日新有無窮之聞其視懷璧負乘之
人何啻蚊蚋蟻虫哉三復來貺益厲此心敢悉布之
永以為好惟執事終惠顧之

三

違遠色笑倏爾經時洽聞謳謠益用鄉德某自省事

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
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
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
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
家相為表裏根盤節錯為民蠹賊質之淳黠勢之強
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
邦君之側以閒劇勞逸嘗吾之喜愠以日月淹速嘗
吾之忘憶為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
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
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偽

事工為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
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
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
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
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
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踈事漏
而無以絕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奸
况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
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
失所畏善良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

之相為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
消則為賢人反是則為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
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時之所以為否泰者亦在
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
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絕者惡也明明
在上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
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為國家者見惡
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蕪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
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

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鎮氏出其妻鎮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過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過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迹吏責鉤距以立威者

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輒效區區以禪萬一

與黃監

某切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敝里亦立一倉委梭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者昨亦嘗稟聞愚見以為莫若為平糴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糴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歉歲之後無補於賑卹平糴則豐時可以受農民之粟無價賤傷農之患歉時可以摧富民閉

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亦為長利今以輔社倉之所
不及而彌縫其缺又兩盡善矣其詳已嘗託陳教授
布稟

與林叔虎

叔虎才美試於一縣真游刃有餘地矣顧其志義文
采鬱未盡施行且觀騰驤耳學宮之壯恨不得即一
拭目記文見委義當效力第非倉卒所能成耳去冬
為陳貴溪作重修學記謾往其刻一觀向為仲權作
宜章學記莫曾見否今竟未刻豈其有不當仲權之
意者耶近觀仲權所向亦有可念者淳叟身後事亦

粗辨然極可憐晚節與仲權正已為莫逆友死者已
矣生者顧未知其所終又可憐也壽夭貧富貴賤皆
不足多為學者道古之聖賢如關龍逢之誅王子比
干之剖心顏閔之夭疾孔孟之厄窮至今煌煌在宇
宙間庸何傷哉某去年春尾在山間聞伯蕃姪訃以
歸親舊家庭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今猶有姪
婦之喪未葬然更閱涉歷此道益明益不敢不勉數
年間書問文記頗多不能盡錄令小兒錄經德堂記
往此文頗有補於吾道荆公祠堂記刻併往此是斷
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刻中

第六行內義當與之戮力字下脫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九字好議論字下羨人一字若令人寫出增損而讀之乃無遺恨當時錢伯同託弱翁書弱翁臂痛不能書伯同逼替復送來某自書恃有前本碎紙寫去偶有此脫羨伯同恐是意欲增損遂依後本刻至今不滿後當更書小本叙此曲直致其後置諸壁間也與晦翁往復書因得發明其平生學問之病近得盡朋友之義遠則破後學之疑為後世之益若夫志卑識闇居斯世為斯世之徒固不足以論此長沙胡季隨乃五峰之幼子師事張南軒又妻其女南軒沒

後又講學於晦翁之門亦嘗至臨安相聚此人操行甚謹慤志學亦甚篤但學不得其方大困而不知反去年亦有書來此今錄所答渠書併所復陳漕君舉書往世固有甘心為小人者此無可言矣有不肯為小人而甘心為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為常人而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其力不能自拔其所為往往不類流俗堅篤精勤無須史間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浸溺流痼纏綿有甚於甘心為小人甘心為常人者此豈不重可憐哉上古聖

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絕道喪邪說蜂起熟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決大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為辯無極之說而已可更熟復之

與陳君舉

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往復莫遂輸寫比年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往往闊絕徒積傾馳遣人臨存辱以書幣備承近日動息慰浣可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問之勤懇然情實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

用降嘆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綱於私見蔽於私見却鍼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判形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畀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永思及此益切悼懼忘其駑蹇以自效竭此某所不敢不勉著大公以滅私昭至信以熄僞非尊兄尚望誰老矣之論未敢聞也傳子淵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已相聞矣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劉淳叟前月初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竟不起可哀可哀此卽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適有困折某近抵城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十一
聞見其卧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拯拔之不謂遂成長
往念之尤用傷歎淳叟正己初向學時自厲之意蔚
然可觀鄉里子弟因之以感動興起者甚衆曾未半
塗各有異志淳叟歸依佛乘正己慕用才術所託雖
殊其趣則一此其為蔽與前所謂以學自命者又大
不侔矣正己比來相與禮貌然視其朋游觀其文辭
驗之瞻視容色以考其指歸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九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書

與李成之

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
既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為首相瓜牙者故皇懼為
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
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
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
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羣陰
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汗人牙頰哉鄉來面對粗

陳梗槩明主不以為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
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之
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
哉

二

李尉處附至三月晦日書發讀慰沆之極別紙尤見
情實歷述病狀可謂自知之審矣為仁由已而由人
乎哉奮拔植立豈不在我若只管譏評因循不能勇
奮特立如官容奸吏家留盜虜日積憂患而不勇於
一去之決誰實為之今幸尚知其為奸盜而患苦之

護惜玩愒之久寢以習熟便安之未必不反以為忠
良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豈獨為國而然為家為身
蓋一理也願精思深察致一日克己復禮之力當有
勿憂宜日中之快矣

與應仲寔

向自使華在江東時草草具復來貺尋拜數字附鄉
里士人以行而執事移帥南服之命已下用不果達
其時某適至隆興在翠巖洪井間得聞從者至止亟
還城下則祭戟又南矣甚為悵然屬嘗於復漕臺書
中寄意語次亦曾及之否蒼梧舜迹所及交趾台浦

九真日南為郡古矣粵自翠華南波更為近服班宣
之任類皆名儒重臣間者猶以簿書遺策米鹽末務
仰勤冕旒南顧之憂官人之難乃如此茲焉帥閩暫
屈明賢此其加惠嶺海之民可謂至矣撫柔安輯當
有餘地遠民知方興於禮義此其時也漕臺心事萃
犖伏想相得甚歡金蘭之誼於是其證健羨健羨其
往歲亦蒙誤恩俾壘荆門尚遲餘教以迓大戾區區
近况有鄙文數篇公餘過目可槩見矣去年秋冬又
兩通晦翁書然前說且倚閣矣

與張季海

又欲詣謁坐此塗潦政爾未遂缺然斯懷金谿西北
并臨川處率多旱田耕必三鉶秋乃可望常歲及今
再耜挾矣今阻寒凍曾未舉趾農者凜然有無年之
憂雷先啓蟄泉源已動泉之盛一甲子而止動早則
及夏淺動晚則及夏深泉與雨澤亦相表裏故動早
旱徵動晚稔徵今先啓蟄而動則不及夏矣比年貨
泉日縮民生日貧穀價雖廉往往乏食重以冬春仍
雪積雨畦塗隴敗無所施力困亦劇矣霖霖未止為
之柰何浦城小寇幸已成擒警候之事尤非今日所
能堪也邑民以公事至廷者莫不稱頌賢德而游談

之士往往以聽信百石為疑雖其無根不足深據然形似則有以致之更惟加察

二

久以道濇不遂往見既望常作一紙以致區區尋以少霽欲留面剖又不果達今併往一觀新宰既不果來吾邑遂可以久被賢者之澤向來不作久計深為足下不取古人於事無小大無久近其處之一也居一日亦當盡吾道學絕道喪所從來久矣放利而行者滔滔也比嘗與主簿論喻義喻利之說語次曾及之否弊邑之陋風俗未還於正所幸主簿意向甚美

第未甚更歷耳外此不復有正人區區亦不能不為左右深慮要當卓然以古人自期憫惻流俗如失心者而後能無所陷溺人患無朋友無聞見與其親不正之人聞不正之言則寧其無也若見不賢而內自省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則皆吾師也

與張元鼎

比方得向來論事之書張權因造簿正其宿弊此固當然比復使君書固是之矣若創征之事此甚不可足下之辯殆類冉求之辯伐顓臾金谿陶戶大抵皆農民於農隙時為之事體與番禺鎮中甚相懸絕今

時農民率多窮困農業利薄其來久矣當其際時藉
他業以相補助者殆不止此邦君不能補其不足助
其不給而又征其自補助之業是奚可哉初甚駭聞
茲事繼而聞其說出於沈尉卽悟其爲此謀之人豈
能有補於調度若其傷邦君之政體不復可得而文
飾矣沈生小子本無知識豈恤州郡豈愛邦君豈念
小民獨爲挾私者所嗾耳所重可惜者遂使賢使君
爲挾私之人所役而足下又代挾私者爲辯此人之
術何其如此之高乃能挾一邪說以役二賢者又重
可恠也今未知已如何施行正宜及其未深有以改

之無爲此人所笑

與黃康年

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
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斯須不順是謂不敬雖然
已私之累人非大勇不能克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
仁焉豈直推排而已哉縱使失於警戒舊習乘之當
其思之覺之復之之時亦必大勇而後能得其正也
願益勉之

與胡無相

惠書憂憫俗學傷悼邪見深中時病惟是推許過盛
非所敢承劉定夫得數日之欵張誠子迫試期不及
一見但得訊云回日見過定夫亦約早晚登山山間
朋友近多讀尚書上古道義素明有倡斯和無感不
通只是家常茶飯今人既惑於利祿又蔽於邪說見
說此理翻成特地豈不可憐哉

與朱益叔

區區之學不能自己朋儕相課亦謂月異而歲不同
每觀往年之文其大端大旨則又有定論至今不易
若其支葉條目疎漏舛錯往往有之必加刪削乃可

傳也向在朋友間時見所傳鄙文亦有全僞者此尤
不可不知也開歲合并當究其說學絕道喪私說詖
論充塞彌滿朋友講貫未能符合其勢然也然至當
歸一精義無二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此孟子之至
言但詠歌伐木之篇緝熙其事終必有無間然者矣

與路彥彬

得函教又辱以盛製文盛意勤顧何以當雖然似有
未相曉者義不敢不宣達於左右竊不自揆區區之
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一明也平日拳拳於左
右者豈徒以親戚之故哉古人纓絕肘見不以爲病

累日不火食歌聲若出金石或者未能深信與信之而未濟登滋則茲當挾轅推轂以相從於康莊也若金錢穀粟之惠遺非其之任也聚族之衆終歲之計未免於飢歲日索公堂米無毫髮補助亦以事有大於此者未敢任此責也得時行道固吾人分內事然與世俗羨慕富貴者天淵不足論也來詩似未免俗意尤非所望非高明亦不敢直言如此

與涂任伯

來喻勤勤大槩謂來學者未必可語而有耗氣勞體之患此誠足下愛我之心也雖然足下顧未知自愛

安能愛我哉比數得與足下接語此邦之士惑焉者甚衆進而效說者亦不少矣大抵皆是何足與言仁義之意然稠人廣坐其意蓋不皆如是也其意如是者必其不知自愛者也其意不如是者必其知自愛者也今足下之言乃與其不知自愛者若合符節此吾所以甚為足下不取也素問之書乃秦漢以後醫家之書託之黃帝岐伯耳上古道純德備功利之說不與醫卜之說亦不如是比見足下好誦其言特素未講學不知其非耳某氣稟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今年過半百

雖少加衰於壯時然以足下之盛年恐未能相逮也
何時合并以究斯義

與董元錫

元錫舊常有向學之意而中自畫每切念之無由奉
達今因此輒致區區幸少垂聽往訓中言小人者甚
多不可一槩觀小人字雖同而其所指乃有相去天
淵者論語所謂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又曰言必
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如尹士既聞孟子之言
則曰士誠小人也此等則是學不至道而囿於私見
不能終從其大體故謂之小人易曰小人不耻不仁

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此則氣質乖戾姦
儉凶惡之小人也治世盛時若不格面從化則刑戮
之所不貸此兩者善惡雅俗汙潔之辯如雲泥矣元
錫平時喜事好修何至為由後之小人哉若由前之
小人則恐非元錫之所能及今流俗不學之人而其
質不至於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又不得陶冶於先聖
王之教方憑其私意自以為善此則是俗人不得謂
之士不得謂之儒此輩必不能如尹士自知之明也
然俗人中氣質又有厚薄輕重大小平時所惜於元
錫者為其氣質偶不得其厚重者故不能自拔於市

井之習又輒憑之以妄議人之長短所見日陋如來
書所謂讐卽陋見也知己之說亦陋然吾能化陋以
為廣大請借元錫知己之說而言之元錫誠欲求知
已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但恐元錫怕逢知己耳元
錫誠能不安其舊惟新是圖則本心可以立復舊習
可以立熄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誰得而禦之

與倪濟甫

聞不就程試決計登山甚為之喜壽翁寄示中秋分
韻尤用嘉歎天宇澄澈月華晶瑩頰年未有如此夕
者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是夕月午啓門相半東望茲

山亦念不負此月者在諸賢爾自昭明德何必是夕
造次顛沛莫不當然涵泳存養計當日新山翁在此
濟甫之來不當遲遲也

與黃彥文

寵示盛製詞典句老動有稽據非近時後生所及深
用降歎下問求益之意如川方至此尤不可及然有
如耆德所進當在文字之表則所謂真訣在其中矣
恨行役匆匆未得從容以究其說尚冀快誦屈子覽
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之句以厲益壯之志當
刮日以俟

與劉志甫

趙仲聲還得書讀之渙然深用慰懌順伯與足下相繼入冊府亦前時所無求外想亦未容遽也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交游間氣質不至扞格者當日有麗澤之益此其為進德之驗甚著馮傳之氣稟恢然當今難得所當共愛惜之向來相聚失於懶散不曾與之啓其大端去歲嘗有一書勉之近得其書殊覺其邈然不相入深為惋惜志甫尚能致力於此乎今錄向來書藁去若致力切磋庶有其端也近與

春伯一書痛箴其陋習膏肓能索觀之為佳道之行不行固天也命也至於講明則不可謂命也知言者亦何必俟其效之著而知其所到哉此心本靈此理本明至其氣稟所蒙習尚所措俗論邪說所蔽則非加剝剝磨切則靈且明者曾無驗矣

與邵叔誼

教以向來為學本末又加詳於前日所聞甚幸但敘述愚言處則盡失其實便須認為已物一句尤害義理誠如此可謂罪人處矣前來所說猶是竊盜此舉遂為強盜為強盜而不讓豈可容於世哉初一再見

時頗覺左右好隨卽爲數語述所聞每乖其實旣得
旬日浹之歎意必已悟前非不謂又作此等語乃復
甚於初時此卽病證之大者失今不治必爲痼疾豈
更可言爲學哉此心苟得其正聽言發言皆得其正
聽人之言而不得其正乃其心之不正也一人言之
衆人聽之使衆人各述其所聽則必不齊非言者之
異也聽者之異也來書之至此間友朋觀之皆駭而
問曰何爲有此言因答之曰是非吾言也邵機宜之
言也某屢言先立乎其大者又嘗申之曰誠能立乎
其大者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屢言仁以爲己任又

嘗申之曰誠仁以爲己任必不相隨而爲此言矣蓋
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
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况大乖其旨盡失其實邪向
來造見對語移時初間頗覺左右之心不能無餒旣
而發明此理稍相切磋殊覺小快及再相見接語之
間已覺非復前日矣是後相從雖累日衆中泛語終
不得獨相叩問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
不得真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
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
得而蔽之某前書所以相勉者可謂至矣幸復熟而

究切之也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某復書又加明暢併錄往幸精觀之

與江德功

蒙示晦翁書敬領回書徑自此遣往矣副本錄在邵叔誼處可索觀之白白長長之言是古人辯論處非用工處言論不合於理乃理未明耳非誠意之罪也

與曾宅之

十日朋舊書問至多向所惠書卒難尋檢其時復書亦無草藁今皆不能記憶來書謂某嘗有文義溺志之戒某平時與朋舊講貫不敢泛為之說大抵有所

據而後言若誠有是是必據來書而言之耳亦略記得曾有一卷粘紙數幅寫前輩議論十數段於後註所見與所疑又各空其後以俟某之說此豈非吾友所示耶記得當時看畢甚喜其有志於學亦甚惜其學未知方亦嘗以示一二朋友因謂之曰此人氣質志向固不碌碌但未得親師友胸中雜然殊未明本末先後之序今千里寓書紙筆之間豈能遽解其惑且當示以讀書之法使之無徒耗其精神後日相見當有可言耳亦略記回書大意謂讀古書且當於文義分明處誦習觀省毋忽其為易曉毋恃其為已曉

則又又當有實得實益至於可疑者且當優游厭飫以俟之不可強探力索後日於文義易曉處有進則所謂疑惑難曉者往往渙然而自解却不記得有溺志之辭此後枉問得備錄前後書辭見示庶有據依也近見所在友朋多有好理會文義反不通者蓋不知學當有師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其理也誠得其師則傳授之間自有本末先後不使學者叢然雜然費其目力耗其精神而無所至止也此說要非相見不能究秋涼能一來乎先兄平日無甚著述惟有往來論學之書中間編次未

就後日垂訪當共讀之也

與周元忠

積雨遐想風練飛雪之壯甚願與諸公繙經其間以俟玉芝之茂倘有意於此何以期為霽日媚景晴雲絢文此吾命駕時也今日平分一春羲和會當少出幽險緩轡天衢照臨吾徒成此盛集

與詹子南

日享事實之樂而無暇辯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明自足以識言語之病急於辯析是學者大病雖若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銖銖而

稱至石必繆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不亦樂乎又何必
紛紛為大小之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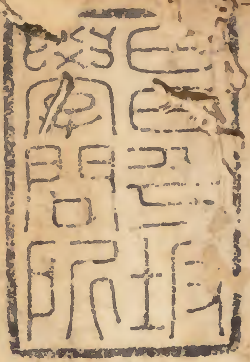
二

廖倅處送至四月二十四日書發讀甚慰馳慕用力
不懈無他疑惑甚善甚善此心至靈此理至明要亦
何疑之有然又以無疑為疑是未能無疑也事理有
未明則不容不疑思索之問辯之則疑有時而釋矣
疑亦豈足顧哉今既曰無疑矣乃以無疑為疑何哉
願速更之毋滋其惑二包至此久矣今皆歸其家約

秋間復來顏子堅既已去髮胡服非吾人矣此人質
性本亦虛妄故卒至於此育王有一僧曰祖新姓趙
字日新其為僧非本志質甚穩實亦有復衣冠之志
曾識之否得來書亟作此託廖丈附便奉達不能多
具

與吳顯仲

得書承比來履用佳適進學不替為慰來書見喻所
學仍見敏道說頗以藝能不如人為憂此甚非也當
書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章併子夏賢賢易色
一章於几案間朝夕觀省以改前過讀書作文之事



自可隨時隨力作去才力所不及者甚不足憂甚不足耻必以才力所不可強者為憂為耻乃是喜誇好勝失其本心真所謂不依本分也看顯伸氣質本自質朴淳實何故如此但自依本分朴實頭作箇

求正於人有所疑

不去亦且隨兄在有

何不可但頰頰看前兩章書便自不至顛倒也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十

